

三隻金鏢

七卷

奉天益新書店發行

康德九年一月二十日印刷
康德九年二月二十日發行



武俠小說
三隻金鏢 (第七集)

●定價國幣八角●

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

編輯人 竭秉鈞

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

發行人 竭國相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
印刷人 劉永和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
印刷所 東都石印局

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

發行所 益新書店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武俠小說 三隻金鏢 第七集

第七回

蕭三俠易州城取良藥代友正子
歐陽義士夜探臥龍莊威振羣賊

詩曰

時至春天草色新
樵夫山林把柴打

綠林雀鳥樹上鳴
吹面不寒楊柳風

話說上集正續老人家孫雲古，聞聽外面房上有人大喊，帶笑說道：「膝遠，你與三位義士暫且飲酒，我到外邊打發他們認姓投胎，我然後再喝，站起往外走，到院中一看，是三個青年人，並不認得，說道：『小輩你叫何名？』大少爺白俊道：『你家大少爺玉麒麟白俊，老匹夫報你的姓名。』孫雲古道：『老夫乾坤鳥紫面武侯孫雲古是也，』說着話，白俊急忙擺刀用了個太山壓頂式，孫雲古腰往下一坐，名喚老子坐禪式，雙手一起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托白俊右臂，玉麒麟白俊急忙撒刀，轉身回手刀又到，孫雲古用右手海底撈月式，由下而上一個串掌，將白俊右手封出，左手一晃，點在白俊後脊背上，白俊就覺乎心內發慌，身形來回亂晃，反身栽倒，孫雲古聽腦後有風原來房上，正是玉面小子都白璧，甩手用瓦打來，孫雲古急忙閃身，嘩的一聲瓦落磚地，紛紛而碎，孫雲古大怒，說道：『何方小輩下來受死？』白氏弟兄二人下了房脊，擺刀就劈，孫雲古急忙接架，三個人戰在一處，

白氏兄弟二人最勇屬白義，白義捧刀猛刺，孫雲古見刀奔己，閃避而來，將身往右一偏，用左手一封白義雙刀，右手一橫，就點白義的胸前，撲的一聲，白義再躲已來不及了，側身急退，就覺着心慌，四肢不由自主，反身栽倒，白璧一看二位兄長被打，自己眼就紅了，雙手擎刀就奔孫雲古劈來，孫雲古，左腿抬起來，就奔白璧小肚子踢來，白璧心中又急又氣一大意，未能躲開，身子一歪倒在塵埃，心中之血似湧泉而出，此時白義白俊二人見三弟口吐鮮血，二人無可如何，此時大廳的秦尤大喊道，將這三個小匹夫，亂刀分屍罷，乾坤鳥，紫面武侯，孫雲古說道，且慢，他是九龍山白玉祥孩子我與他有一面之識放他們回去，於是向白俊兄弟道，你二人扶你兄弟回去，到勝家寨有人不滿意叫他找我來，老夫姓孫雙名雲古，人稱別號紫面武侯乾坤鳥，吩咐將他三人送出莊外，說話之間過來四名莊丁送出白氏弟兄，到了外面，他兄弟二人揹着白璧，走出一里多地，猛抬頭，見對面走來三人，前面這人中等身材，面如銀盆，頭上鵝黃色六楞軟包巾，青絨繩勒頭，頂門高打三尖茨菇葉，鵝黃色綁身靠袄，鵝黃色中衣，打着裹腿，魚鱗洒鞋，英雄十字絆，背插金背砍山刀，仔細一看，正是仁義大俠，飛鏢黃三太，後隨二人乃一身皂緞色，正是混江龍于藍，後面正是飛鏢小飛熊，藍玉，書中暗表，原來衆人正商議雙菊嶺之事，黃三太抬頭一看少了白氏兄弟，自己心說你們弟兄，仗血氣之勇，豈

不是自找其禍，倘有好歹，叫我黃三太如何忍受，急忙向孟凱說道，二叔，白氏三俠已走，大略是往雙菊嶺，臥龍莊啦，少姪男，我去看看，觀其動靜，能將他兄弟三人找來，大家再爲核計，孟二俠說道，三太你一人去，我很不放心，叫于藍，藍玉二人隨你一同前去，于藍，藍玉二人點頭，他三人急出莊追趕下來，到了雙菊嶺附近，就見影影綽綽有三人相扶而來，黃三太驚恐之下問道，三位兄弟這是怎的了，白氏兄弟見了黃三太心中難過，白俊白義二人將被打情形述說一遍，三太聞聽此言，大驚失色，說道，這乾坤鳥很是利害，你我兄弟耐何他不得，玉麒麟白俊說道，三哥我兄弟三人自不量力，故有此禍，三哥你先負我等回勝家寨罷，黃三太道，兄弟那裏話，愚兄必給你們報仇，於是每人負一位，功夫不大來到勝宅，進了大廳，命人將床榻收拾好了，鎮三江蕭杰一問經過的情形，三太訴說一遍，蕭傑道，白璧吐血，不能言語，這二人未見甚麼毛病也不能言語，不知何故，臉上氣色已如白紙，忙命黃三太，將衣服給他們脫下，蕭傑一看也未可疑之處，仔細一看，吓的打了個寒戰，立時二眸子，珠淚滾滾，衆人不知，黃三大吓的如木刁泥塑，「這才要求良藥，夜入易州城」，書中暗表，孫雲古有一種絕掌，名喚陰風術，此掌打外鎮內，掌落穴道上，骨肉相離，轉瞬，被打處起一片小白泡，三日必爛，二十日就有喪命之憂，今天蕭傑觀看，正是此傷，心中一陣難過，不由落下淚下

，若無良藥，他二人之命已休，急的他磨拳擦掌，黃三太道，老人家，他兄弟三人怎麼樣，受得何傷，是否還能醫治，我好派人去請大夫，蕭三俠，才將白氏兄弟，被乾坤鳥暗掌打傷的話一說，衆人無法，衆人看蕭傑，轉怒爲喜，黃三太問道三叔，莫非有良善的辦法嗎，蕭傑道，三太，使此掌者，你不知道嗎，他家住神亭嶺，江湖道，很做些出乎其類的事，他姓孫雙名雲古，別號乾坤鳥，紫面武侯，他有一師兄，家住易州東關外人稱清風無影，姓趙，名桐，字子元，因孫雲古走江湖時，以此掌傷人，不勝枚舉，後來趙桐屢屢勸誡，孫雲古不但不改，反而加重，因此二人反目，後來趙桐研究了一種藥，名喚百艸霜，喫敷皆可，有求必應，黃三太道，老人家人可認識此人，蕭傑道，那是我拜兄，多年不見，是否相認，還在兩可，黃三太道，如此說來，三叔你辛苦一回罷，鎮三江蕭傑說道，衆位老哥哥，千萬不要去雙菊嶺，有甚麼事，等我回來再說，孟凱說道，你只管去罷，這裏的事，有我等負責，也不致再出舛錯了，蕭三爺，這才代好自己所用的東西，由勝家寨起身一路無書，到了易州，天色已晚，蕭傑心想，到了兄弟家中，不如在外暫住一夜，明日清晨，登門不晚，此時到了北關南街，抬頭一看，見面就是張家客店，門前站着小二，招呼着住店，言說吃喝方便，價錢便宜，夥計伺候週到，蕭爺聽罷住店也好，問有上房嗎，小二趕緊答應道請進來看罷，於是將蕭三爺領到裏

面，說道爺台，你看這間怎樣，蕭傑一看，是北爲正上房，夥計將房門開開，蕭傑走到屋中一看說道，好罷，就是這一間罷，夥計出去預備一切，蕭傑吃完了晚飯，想要早早安寢，明日拜望朋友，你另伺候別人去罷，我要睡了，夥計把門待上自去，蕭傑一路勞乏，睡了二個時辰，忽然驚醒，見窗前月色照滿了屋中，老英雄對景傷情，心說人生在世，猶如一夢，想我蕭傑，隨勝三哥，互相協助，同踏江湖，在這數十年中，轉戰千里，作些捨死忘生之事，今三哥神歸西方，我蕭傑百年後，能落個平安死於家中，那算萬幸，正在此時，忽見窗外有一人影飛過，蕭傑心說此時走道，非奸即盜，我去看看，因我負俠義之名，皆是自家原無事，願爲他人忙，立時鎮三江蕭傑，將兵刃收拾好了，隨着躍出，到了院中，飄身形躍上房屋，見那人影已到了隔壁，那一片大家院落了，前後兩個四合套的瓦房，蕭傑隨伏在房上的前坡，借月色光輝，見此人二十上下，細腰扎背，雙肩抱攏，細條身材，生來面如敷粉，唇若塗硃，牙排碎玉，頭上銀灰色絹帕包頭，勒着麻花蝶翅扣，銀灰色綁身靠袄，銀灰色中衣，脚下薄底抖根，薄底快靴，綠皮卡腰，前後五蝠捧壽，背後一把亮銀劈水刀，即時抖身形下房，到了北屋窗根且近，舐破窗櫺紙，渺一目，往裏看，看了半天，蕭傑不知屋中有何動靜，原來那人到門前用短刀撥門而入，蕭傑也躍到窗前用口津濕一小孔往裏觀看，見那青年已到屋中只見床榻上，坐

一女子，年在十八九歲，臉上顏色，粉中透潤，潤中透紅，好似三月桃花，照着一層朝露，那個好看，又似八月中秋北山蘋菓，紅白相映，又在燈下，真是美如天仙，又見他頭上青絲髮，巧挽烏雲，黑中透亮，身穿一身粉色衣服，下面窄小金蓮，觀看其動態，甚爲沉重，絲毫不苟，那賊人進去，姑娘大驚說道，你是何人，真乃大胆，還不趕快走去，姑娘我要喊叫，諒你不好走脫，那淫賊一笑說道，娘子白晝間，你在門前站立我由此經過，愛慕你的姿容，故此夤夜至此，特求片刻之歡，望姑娘慷慨允許，雖死已無怨言，姑娘聞聽不由罵道，大胆狂徒，還不走去，否則我要喊，你今到此，如要金錢，只管自取，那箱子內有，珍珠，綢緞，遂你所要，再要出言無禮，諒你走之不妥，再說誰家未有大男小女，想你憑此武功，何不求取功名，作這萬人唾罵的惡賊，還不快走去，那淫賊道，你喊要爾性命，小太爺是給你臉純粹不假，說着話伸手由身後將刀拉出面有怒色，蕭傑在外面心說，姑娘是節烈的女子，俗云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蕭傑一看姑娘不允，未敢大喊，恐怕他殺那女子，慢慢的說道，小子你出來，我有話說，青年賊人不知是誰，急忙將燈光息滅，開門縱了出來，見前面有一黑影，追出宅院，到了村外樹林，見對面站着一位老英雄，五尺的身材黃面臉膛，海下一部銀髯，壽毫，堪遮二目，二眸神光灼灼，鼻直口闊，大耳有輪，黃色鴨尾巾，倒撒千層浪，青絨繩勒頭，

頂門高挑茨菇葉，杏黃色綁身靠袄，杏黃色中衣，足下白襪酒鞋，打着花裹腿，手持單刀，那淫賊一看不認識，問道，你是甚麼人，鎮三江蕭傑，應了一聲道，老夫乃是鎮三江蕭傑，那青年淫賊大驚，心說不好，他到易州必找我父，倘若教我父知曉，我命休矣，莫若今晚將他殺死，以滅其口，於是說道，老匹夫，今天一段良緣，被爾冲散，休走，看刀，蕭傑急忙閃身，用刀橫舉，一接腕子，那青年淫賊撒手扔刀，蕭傑捧刀就刺小肚子，青年往後倒退，蕭傑巧使鳳凰單展翅，那青年淫賊一時未能閃開，就聽嗖的一聲，首兩離，蕭傑也不管他死活將刀代好回歸店房，轉日天明算完店賬，到了清風無影趙桐趙子元門前，見從人道了辛苦，說道勞駕，到裏面回稟趙老俠一聲，我乃鎮三江蕭傑，登門拜訪，家人聞聽說道，請候候，我與你回一聲，說罷自去，鎮三江蕭傑在門外站了功夫不大，趙子元出來迎接，見了蕭傑哈哈大笑道，那陣香風把兄弟吹來，蕭三俠，舉目一看，正是趙子元，急忙上前見禮，說道，老哥哥在上，小弟蕭傑這廂有禮了，老頭子趙子元道，賢弟太客氣了，不要施禮了，裏面請，於是二人一同到裏面落坐，從人獻茶，趙爺道兄弟你千里跋涉一路風霜之苦，來此有事嗎，蕭三俠說道，大哥小弟此來，特求哥哥一種東西，能賜給我嗎，趙爺道，只是愚兄辦得到的，那還不好說嗎，蕭傑道，目下我恩兄，神鏢將勝英，在浙江紹興府，山陰縣，望江崗，聚傑村，黃三太家中，

作九十壽辰，事畢勞累，不幸天命壽終，七老四十八小，送靈回歸黃羊山勝家寨，在本月十五日，發喪開弔，追悼英魂，太倉三鼠，靈棚放火，賈斌久，寶劍嚇羣賊，三鼠被擒又被雙菊嶺臥龍莊，莊主聖手妙張良救去，甚爲護避三鼠，勝奎拜莊被獲，賈明繼而遭擒，接連白氏三小俠被打，其中有你師弟，孫雲古，仗義將三小俠放回，回到勝家寨玉麒麟白俊，銀貌豸白義，二人受傷，不能言語，小弟才知是老哥哥的師弟，家住神亭嶺，乾坤島，紫面武侯，孫雲古所打，知道老哥哥有藥，小弟不遠千里，不揣冒昧而來，懇求我兄念其江湖之情，二者白玉祥老兄也必念一輩子好處，趙爺道，賢弟，所爲百草霜而來，別無他事，蕭三俠道，正是，趙爺道，好吧，正在談話有人將飯擺上，二人對坐飲酒，蕭三俠道老兄這幾年見發福了，趙桐道，何以見得呢，蕭張俠道你諸事鬆懈所致吧，周爺道，絕無此禮，愚兄有一犬子，終日不回，我也不知他幹麼，我不放心，蕭傑道，小弟我有一段新聞，我昨晚，在店房尙未睡覺，見窗前有人影一晃，我趕緊赶出去，隨在後面，乃是一採花賊，趙爺道，此人甚麼樣，蕭傑就將經過一切，穿戴樣兒，歲數，備訴一遍，正在此時，外面進來一名從人，報告老主人得知，少爺在村外樹林，不知被何人所殺，趙桐一聽此話，一陣難過，反身栽倒，蕭傑就知惹禍了，急忙過來扶起，捶胸搓背，時間不久，趙爺醒來，哼咳不止，蕭傑勸道，兄長不用難過了，人

死不能復生，再說我也不知是姪兒他，他也未說是老人家兒子，故此誤會，再說不孝之子不如無，趙桐怒氣填胸之際，說道蕭傑，你真太狠了，今日老夫不與我兒報仇，誓不爲人，鎮三江蕭傑說道，老仁兄你休要如此，我這不是代友正子嗎，趙桐道，蕭傑不要你胡言，正子還有將頭顱取下的嗎，蕭三俠道，仁兄，事我已做錯，再說交友之道，妻子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衣服破，尚可縫，手足斷，焉可續，趙子元道，胡說，今日老夫不殺你誓不爲人，吩咐家人將我的寶刀取來，蕭傑道，老仁兄要提比武嗎，人有二目，兵刃可是無眼，你就將小弟殺死，令郎可能復活不能，却又說回來，老仁兄這是何苦呢，趙桐道，如此說來，我兒之仇，善罷不成，蕭三俠道仁兄，定要比武，你請出來吧，趙子元氣昂昂的走到院中，趙桐一語未發，舉刀就劈，蕭傑急忙招架，二人走在一處，趙桐暗想，蕭傑今日脾氣較前大改，暗表，鎮三江不久大數已到，二人走至三十照面左右，忽聽外有人大喊，趙大哥住手，這位英雄先請撤招這是爲甚麼打起來了，趙桐拖刀縱出去，金鷄獨立一站，刀交左手，蕭傑也一縱身躍出來，見對面來者，年過花甲，藍面花髯，一身古銅色的衣服，白襪酒鞋，蕭傑不認識，暗表，正是清風無影，趙桐的表弟，神飛俠李笑然，李爺不知他們因何動手，來到蕭傑面前施禮道，這位老英雄，未領教貴姓高名，因何你二人戰到一處，蕭三俠道，老朽震三江蕭傑，李笑然哈哈大笑說

道，久仰久仰，在下神飛俠李笑然，蕭傑也哈哈大笑道，久聞李爺大名，如春雷貫耳今日相見，真乃三生有幸，李笑然道，三弟，小兄李笑然來到，你與我表兄，有怎樣不得了的事，我一人完全担負，二位兄長裏請，李笑然絕想不到，將趙桐之子，教蕭三俠給殺死，二人入內，趙桐很難過，李笑然暗想，我表兄如何這樣不濟怎麼哭了呢，大丈夫不傷心可是不落淚，於是回首向蕭三俠問道，你們老二位因為甚麼動手，蕭三俠就將前後一切，一一說明，立時李笑然面沉似水，說道蕭三俠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世間那有殺人之子，尚做無禮之談，豈不將你俠客之名，付於流水，今日有意與你反臉，我甚念其你與我表兄有口盟之情，江湖之義，否則與你割袍斷義，割地絕交，這就觀在，天下武術是一家就是了，表兄隨我來，趙桐怔々柯柯的站起，與李笑然出門去了，就將蕭傑一人木在屋中，蕭傑暗想，他二人這不是給我下不台嗎，有心上前阻止，無奈就是與他二人分出上下來，百草霜的妙藥也不能到手白氏三小之病，不能復原，自己正在凝神之際，趙李二人已走出大門，蕭傑暗想，走罷，別無可說，這段書的節目就是，神飛俠，愧走震三江，閑言不提，且說蕭三俠，自己無精打彩回歸店房，倒在床榻上，輾轉尋思，今晚無論如何，總得設法將百草霜盜出，回到勝家寨，好治白氏三小，我蕭三事畢回家，埋頭一忍，絕不再踏江湖了，到了天黑，店夥張落蕭三俠用飯，蕭三俠晚飯喫畢，

自己倒在床上，到了定更後，代上一切零星用物，由店房後院出來，一伏身，膝蓋點胸脯脚打屁股蛋，施展陸地飛騰術，够奔趙桐家中走來，轉瞬之間，到了趙桐門前，觀看四外無人，飛身上房，用單肘跨牆頭，先看遠，後看近，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，縱身而下，一伸臂膀，四外觀看，忽然面前有一小屋，燈光閃閃，到窗前濕破窗靈紙，見屋坐着好相二名從人，老英雄推門入內，說道不要害怕，要喊我宰你，那二名家人一看，是蕭三俠說道，老人家小子天胆不敢喊，蕭三俠道，你們老主人可在家沒有，那二名家人道，未在家，隨神飛俠李爺到他家去了，蕭三俠道，你可知道百草霜在何處嗎，家人道，我們不知，蕭三俠道，今天你不說藥在那裏，你預略看你喫苦不喫苦，其實從人真不知，那二人一聽蕭爺給他苦子喫，只得混含說道，藥在我們老俠屋中立櫃之內，蕭傑道，這不得了嗎，暫時將你二人細好了略住此處等一等，我完了事，我再放你們，那二人道，老爺子，我們不報信還不成嗎，蕭傑不答，自己够奔後院，找到趙桐住室，見屋內黑漆漆，門已然關得很嚴，遂用七首刀將門撥開，推門而入，到裏間屋用手一挑門簾，進了屋中，到迎面立櫃前，伸手一晃火摺子，左手一拉櫃門時，就聽背後有人以手拍肩，震三江忙回頭一看，見背後站着一位女子，年在十八九歲，生來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一身青衣，下面窄小金蓮，背後代着柳葉綉裁刀，冲着蕭三俠道，你可

是震三江蕭傑嗎，蕭三俠道，不錯正是，那女子拉刀就刺，蕭傑趕緊的忙用刀招架，那女子退出屋來，蕭三俠追到院中，說道，丫頭你受何人主使，前來刺我，慢走，那女子已到院中，縱身上房，蕭三俠到了房上，那女子已到大街，蕭三俠跟縱追赶，不多時，到北關外，一片荒郊，那女子反身站立，蕭三俠到近前，未容說話，那女子舉刀就砍，蕭三俠急架相還，他二人戰到了一處，蕭三俠用了一手，巧使扁蹄臥牛腿，女子連忙躲閃，一時未能閃開，正踹在女子身上，那女子撒手扔刀，一歪身栽倒塵埃，死活不知，蕭三俠一楞神，就聽腦後猛的一道寒光，直奔自己右臂打來，蕭爺一大意嘆的一聲，蕭傑立時反身栽倒塵埃，書中暗表，打鏢人，正是神飛俠，李笑然，原來，李爺住家，就在離城三里，多才莊，家中無人身旁一位姑娘，銀面芙蓉，李秀雲，自幼跟隨老爺子，與趙桐，練就十八般兵器，長拳短打，無一不精，李爺愛如掌珠，今夜因李爺將趙桐勸到自己家中，愧走震三江，就知道今夜蕭三俠，必然前來盜藥，故此隨代女兒，來查蕭傑動態，到趙桐家中一問從人，言說蕭傑愧走，到了晚上蕭三俠來了，有更夫將那二名家人救了，報告於神飛俠，李秀雲，誘蕭三俠到荒郊外，二人一同動手，李秀雲被踹身死，神飛俠打了一鏢，蕭傑連忙一閃，正中右肩，鏢深一寸有餘，李笑然，由樹林出來，拉出刀來，蕭傑生死一髮千鈞之際，忽有人大喊一聲道不要傷人，某家來也，李笑然

不顧給蕭三俠生死，掙起女兒回家去了，蕭傑鏢傷很重，就是不能動轉，天已五更就見那人走過來，不只一位原是二人，原來每天父子二人練藝，今天父子二人起的早一點，剛到樹林，就見有人栽倒，故此大喊一聲，將蕭傑救了，父子到近前，問道，你是甚麼人，爲何落得如此地步，蕭三俠說，這位老俠，我姓蕭名傑，別號人稱震三江，那老者一聽大驚說道，原來是蕭老英雄，與那少年說道，你將蕭老英雄搭到咱們家中，有麼話，回家再說，人家父子將蕭三俠負回家中，到了花園北客廳，將蕭三俠放在床上，這父子二人，與蕭傑將鏢起下來，將藥上好，老者問蕭三俠來意，蕭傑就將經過備訴一切，人家父子聽了，老俠客你養病吧，從人扶持，展眼過了三日，即能動轉，到了晚上，人家父子二人來到，說道蕭老俠你能動轉了吧，蕭三俠趕緊起來，拜謝救命之恩，說道，可以了，那老者道，明天備車送你回勝家寨罷，蕭三俠道，百草霜未到我蕭傑之手，我焉能回去，那老者道，蕭老俠昨日晚上我父子已然到趙桐家，將藥取來，說着話，向那少年道，你到前廳將藥拿來，交與蕭老俠客，教他回去治白氏兄弟之傷，工夫不大，那少年將藥取來，交與震三江蕭傑，蕭三俠見鏢傷已好，百草霜的妙藥已在面前，當時一陣難過，淚洒滿面，說道老英雄，你父子二人，待我蕭傑，有天高地厚之情，此恩勝於九鼎，使我蕭傑怎樣報復，那老者道，蕭老俠，你知我父子是誰嗎，蕭三俠道，熟人難

問姓，我枉走江湖了罪甚罪甚，書中代表，老家住易州城西，五里屯，人稱妙手賽華陀，袁堂，袁金玉，那少年名玉面行者，袁修，袁少堂，他原先在浙江開信義鏢局，買賣甚好，一日有浙江，裕成號紬緞莊，一撥銀子，五萬兩，押往九江，瑞昌紬緞莊，本局達官，崔樹閔，別號金刀二郎，送鏢銀路過山東，離城二十里，天光已日落西沉，催着蹙子手喊鏢，蹙子手張嘴先喊達摩二字，然後喊威武二字，江南是和武二字，正在喊嚷之際，走出來有三里，有一座大山，山前一碑，上寫大字，獅子山，由山門裏出來一隊兵卒，皆是花白手巾纏頭，穿青掛皂，皮代扎腰，綠裹腿，白襪洒鞋，手持雙手帶，中間一家寨主，身高七尺，頭如麥斗，膀闊三停，肚大腰圓，臉上黑沉沉，黑中透亮，粗眉圓眼，鼻直口闊，大耳垂輪，穿青掛皂，薄底快鞋，手持一對短把牛頭鎗，大聲道，朋友把鏢車赶到山寨去罷，別不懂交情，蹙子手急忙回稟保鏢的達官，金刀二郎崔樹閔，急忙前行，到了大寨主面前，一答話，說合字，並肩子，你們喫一片，我們喫一線，你高高手吧，那位寨主哈哈大笑說道，想我賽項羽秋龍，兵刃下，讓過那一個，倘若鏢不留下，乃是自找死路，崔樹閔大怒道，山賊你不要我這是怕你，我與你先禮而後兵，那賽項羽秋龍，用牛頭鎗海底撈月式，往上一迎，正撞在樹閔的刀上，他焉能拿得住，噙的一聲，就出手了，崔樹閔見刀已經出手，急忙一反臂，轉身往外蹿，秋龍揚起左

腿，用脚一踏，崔鏢師已躲不及，就踢在左臀上，崔樹閔立時爬伏塵埃，不能動轉，有嘍兵過來就綑，將崔某綑了個四馬倒攢蹄，賽項羽秋龍，吩咐嘍兵將鏢車赶到山寨，那車把式誰敢不遵，自己也知道，不過等鏢主，請鏢再走，每日好喫好喝，樂得乎不休息幾日，賽項羽秋龍，坐在大廳之上，將要傳話要將鏢師押下去，單等人來謝罪請鏢，再爲說合，無有人來，殺達官，鏢銀歸已有，此時由外進來嘍兵報告，山外有鎮三江，蕭老俠客來到，秋龍乃是他寄名弟子，趕緊迎接，到山口趕緊跪倒，口稱恩師在上，弟子有禮，蕭三俠一擺手，秋龍站起，讓蕭三爺至大寨落坐吃茶，蕭爺抬頭一看，見鏢車數輛，問秋龍道，這是誰的鏢，秋龍道，我還未問呢，他在山口罵街，弟子將他刦上山來，暗表，保鏢應當在這站住着，就打探下站，有山寨未有，有山寨是何人鎮守，路過山口時，不準喊鏢，如喊鏢，即如同在山前罵街，蕭傑一聽趕緊令人將達官帶上來問，你是那裏鏢局子的，崔樹閔道，我是浙江信義鏢局，掌櫃的妙手賽華陀，袁堂，我喚金刀二郎崔樹閔，蕭傑一聽說道，原來是袁金玉的鏢師來了，綁繩給他解開，說道，你下次走鏢，探明道路再命人喊鏢，今天是遇見我鎮三江蕭傑了你領鏢去罷，崔樹閔一聽，急抱拳謝過蕭老俠，因何到此，蕭傑道，不必問了，鏢車趕走罷，崔樹閔探問嘍兵，才知這是鎮三江蕭傑，回到鏢局子，將一切事情對袁堂言明，袁堂有意登門拜訪，無奈暇